

第二十七课 本尊现前与童年修证

〔财旺诺布 约 8-12 岁（1705-1709） | 地点：貢覺三岩縣·吉隆〕

上一堂课提到，仁珍才旺诺布祖师从很小的时候起，就陆陆续续有各式各样的景象：有些是与佛菩萨之间的联系，有些是与世间鬼神的联系。但要说明的是，这并不是说修到某个程度、达到某个境界之后，人就变得鬼鬼祟祟、神神叨叨，看得到鬼、看得到神——不是这个意思。祖师之前也说过，这一切都是因果、都是因缘，不是什么天赋。

过去世我们修行、修法的境界达到一定地步后，得到佛菩萨的加持，得到亲见本尊的能力；有了这样的成果，在未来的转世当中，这个状态是能够延续的。所以我们常在课上说，每一天做的功课没有一个是不重要的，没有一天的功课是白做的。只不过当我们的烦恼还很粗糙、妄念还很乱、还没办法好好控制自心的时候，很多修行的体验和境界不会显现出来。

很多高僧大德的开示里，都不断用「拨云见日」来形容。我们的功德、我们的明觉本来就在，只是被烦恼分别念遮住了。所以现在修行，并不是「没有产生境界就没有用」，而是要看自己的心，对烦恼的控制有没有在提升。

也许平常遇到问题、起了情绪，以往我无法自拔、完全没办法忍受，一旦情绪起来就像一头疯牛一样东奔西撞，不到情绪消散停不下来。但现在透过修行、透过佛法的加持，我慢慢了解了自己内心的状况。也许我还是控制不了情绪，但我知道这是一个不对的状态，知道这个情绪是可以被化解、被消灭的——单单有这样的认知，就已经是很好的修行开始。

我们该注重的境界，是自己对内心的驾驭、对烦恼的消减、对佛法义理的理解。有些人说：我修了一辈子、念了很多经，怎么没有像别人一样？师兄弟聚在一起讨论时，很多人会说「我看到佛了」「我看到鬼了」「我打坐时看到一个奇妙的景象」。

有些人就开始自卑，觉得：别人都有，我没有，我是不是很差？是不是不适合修行？所以这时候高僧大德会说：好的修行、不障碍修行，有时候需要离开自己周围的师兄弟。

如果师兄弟之间没办法互相勉励、在修行上互相帮助，只是在讲这些不必要的、玄虚的境界，那就没必要在一起讨论。因为境界千千万万，烦恼也千千万万；所有这些繁杂的境界，跟修行的提升、跟自己内心驾驭的提升，没有太重要的联系。这些境界可有可无，甚至有的话只是多添一个烦恼、多一个分别，没有任何意义。

有些人认为别人有很多境界、我却没有——这主要是每个人因缘不同，不代表这是不好。有时候在修行路上没有这些幻境幻象出现，某方面反而是好的，减少了纠纷、减少了内心的浮躁。真正要看修行的提升，是看我们对轮回、对世间放下了多少；看我们对三宝、对上师——不管是密续、经典还是论著中讲的那些广大功德——是否真正去体会、真正信任上师三宝有那样巨大的功德与智慧。

有些人说「我当然信佛菩萨了不起」，可是一讲到上师三宝要你去做什么、要你努力、要你放下的时候，就不情愿了、不要了，或者说「讲得不对，你应该重新跟我讲一个」。有这样的想法、这样的举动，就代表根本没有了解上师三宝的功德。只是表面理解、没有深入内心，就没办法信受上师三宝所赐的教言。

《普贤上师言教》里说，上师没办法像从酥油里拔出一根头发那般顺滑地把众生度到解脱；上师最大的恩德就是给予教法。上师也好、菩萨也好、佛陀也好，他们都是人天导师；导师的用意是指明道路，而不是把我们拽到解脱道上。佛菩萨没有这种能力，只能靠我们自己。

所以信心是修行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。没有强烈的信心，佛菩萨给的再殊胜的口诀、再殊胜的加持，我们也没法信受、没法承受、没法跟着做，那所有问题都解决不了。常遇到一些修行人，遇到修行上的阻碍就去向上师禀告、请上师给个口诀、给个方法。

可很多时候说了之后，大家就开始讨价还价：「上师你讲这个太难了，我做不到」「你说这个我没办法接受，你再跟我换一个」。常常因为这样而错失最殊胜、最快速解决障碍的口诀。自己根本上师在第一个当下给予的，往往就是最真切、最直接、也最快速的捷径。

如果能有毅力、有强大的忍耐力去贯彻，就算只做对了一半、就算做了却没做成，也会在冥冥之中消减非常多的业障。所以遇到上师给的教授，不要第一时间就抗拒、就想拒绝、想换一个——我们不是在买菜、不是在杀价。这有时是一种缘分，每一个口诀都是用我们过去世巨大的福报换来的。

过去世没有修行、没有累积广大善业，这一世就遇不到一位殊胜的根本上师给予教法。所以得到之后，别第一时间就想着「我做不了」「不行」而急着抗拒，白白浪费了自己过去世累积的福报换来的这么一份殊胜礼物。拿回去细细思维、细细品尝，看能做到多少，从自己能做的部分尽力去做。

不要去管到最后能不能完全做到底——哪怕只做到一分，也会产生无量的功德与效应。不管是经还是任何密续都讲，最好的修行就是去执行上师给的口诀教授；只要有上师的口诀教授，就算没有其他密续经典的解释也没关系。因为上师给的每一个口诀，都浓缩了佛法的精华，是针对我们当下最急迫、最需要的养分而给的最贴切指导，没有比这更好的。

所以一定要信受奉行。很多经典里常提到这四个字，简简单单一句话，但我们必须真真切切去做，不要辜负了佛菩萨、上师的心意，也不要浪费自己福德资粮换来的殊胜教法。总之，修行当中产生的境界，有时是烦恼所显现的，有时是自己的妄念和一些业缘所感召的。

我们的内心和过去生所造的各种善恶业非常复杂，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繁杂、无量无边的幻境产生。当然，也不是说全部都是幻境、都不用理会——有些幻境确实是佛菩萨给予的加持。但遇到这样的境界之后，把祂归顺于佛法三宝的恩德，感谢上师、感谢佛菩萨的加持，内心坚固自己的信心，这样就够了，然后就放下。

如果一想到「佛菩萨给我加持」就开始东想西想，那么慢慢地，一个善业、一个加持就会被自己污染，在内心繁衍出许多分别心。嫉妒心强的，就会拿自己的境界去跟别的师兄弟比较——「我的境界比较高还是别人高？」贪欲心重的，就会把境界当成一种所求——「佛菩萨给我了，下一次我也要得到，我以后修行都要达到这样、都要感觉得到这样的境界」。

可一旦有了这种所求，后面的修行反而很难再产生同样的景象，然后就感到失落、就想放弃。所以修行当中一切的好坏，全部归顺于三宝。要像藏地一般老百姓信徒那样，遇到什么事就归顺于上师、归顺于三宝。

养成这样的习惯，修行就能进步得非常快，也不会被境界所干扰。本来，在还没有禅定的功夫、还没有证悟空性以前，很多佛菩萨给予的加持与特殊利益，我们没办法直接感受。在我们凡夫的境界里，除了现实状态以外，就只能认知到幻境；所以就算是佛菩萨给的加持，也只能以幻境的形式呈现给我们。

除非达到成就者那样的境界、达到清净的净相，才能亲见佛菩萨清净的身相与功德，得到非常直面的加持。所以在我们现在这个阶段，遇到一些好的景象，也不用过度抗拒，说「全部都是幻境、把祂打掉」。当然，心里不执着是很好的，但有时确实是佛菩萨给了加持，有些东西也没办法否认。

就像我们修很多本尊仪轨，仪轨里会提到修这个法有怎样的功德、会产生怎样的效果、达到一定地步会出现怎样的梦境或幻境、现实中会出现怎样的事——这都是确确实实的。如果我们真心诚意、完全如法地去修，这些境界没有一个是虚假的。而这些境界，也就是佛菩萨在我们凡夫阶段，能给予的、贴近凡夫境界的一种示现。

但这种示现对我们来讲，看到了、知道了，就证悟了吗？并没有。只能说是得到了一个感应、一个加持，真正要证悟还有很长一段距离。

证悟最主要还是内心的整个状态。如果一个修行人一直产生各式各样的境界，有时太多了不一定是好事，反而可能是一种障碍，让自己无暇顾及内心，迷惑在这些境界幻境里。所以师兄弟们向上师禀告修行状态时，有些人忍不住跟上师讲「我

做了什么梦」，一讲十个、二十个、三十个；上师说「好了好了，这样就好，你还是要继续修」，有些人却觉得「上师我还没讲完，你怎么全听完就打断」，忍不住回去又一直讲。

这就是已经稍微被自己的境界迷惑、有点陷进去了，所以上师才要把话题打住。倒不是上师厌烦听我们讲这些，而是他站在对我们修行有帮助的立场，才要去打断。而祖师从小产生的这些景象，跟我们凡夫产生的景象是有差别的。

因为对牠来讲，这些景象能提升牠的修行——也不能说是提升，而是祂过去世的修行境界恢复了，在恢复之前自然产生了这些相关的境界，仅仅如此，跟我们的境界还是不太一样。所以祂的故事里提到，有时候某个境界产生之后，祂对某些教义、对空性、对很多方面的佛法理解就突然更加深了；有时候某个境界起来之后，可以让祂直接开启伏藏，或直接跟佛菩萨对谈。但这也不用说成是成就者天赋异禀、成就者做得到而我们凡夫做不到。

我们现在处在凡夫阶段、还在修行，当然做不到；但只要努力修，也许这一辈子做不到这种程度，修行的每一部分却都不会被浪费。真真切切的修行，其境界与状态会延续到下一世；也许会暂时被胎障蒙蔽，但祂不会消失，会在某个契机之下再引发出来。所以我们常看到一些很小的孩子，在没有环境或父母影响之下，突然对寺庙、对法器、对出家众生起欢喜心，或突然能讲一些咒语——这就是过去世累积的结果。

所以我们知道，在世俗当中要赚钱、要给自己的未来留一份好资产，就必须放远眼光去投资、去经营一些事业。同样，修行是更加长远的，要拉到更长远的未来去看待，眼光要放得更远，不能只看眼前。佛陀讲述事情，是以三世遍智的境界来看的，跟我们只看得到眼下、只看得到现在处境的角度完全不同，所以会觉得佛陀讲的世界好像跟我们的不太一样。

但实际上，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也都是个别的错觉，都源于自己的分别心。所有人事物在众生眼里，没有一个是具有共同认知的；只有粗浅方面有共同认知，细

部上大家的认知都不一样。哪怕眼前一个杯子，每个人对祂的形容、看法都不同，但杯子本身没有任何变异，是我们每个人的角度不同而已。

所以对这个现实世界以及梦境来讲，在佛的角度看都是一种幻境。但这个幻境，在我们还是凡夫的时候，是没办法被打破的——该来的痛苦还是会来、该承受的还是要承受，不会因为我认知到「这是幻」，就不痛苦。因为证悟是脱离思维、超越意识形态的一种直观状态；如果还以思维、意识的角度去判别，都不会是证悟，也没办法消除所有痛苦。

所以，虽然知道这些是幻境，还是要踏踏实实、一步一步去实修。而修行中出现的各式各样境界，都要放宽心，不要为了这些境界过度激动，也不要后面过度沮丧。一个人一旦对某个境界有执着、有很强烈的欢喜感，如果不克制去放下，后面绝对会产生堕落感、失落感。

因为情绪本身就是无常，情绪的一个准则就是「逢高必堕」；只要情绪拉起来，它的结尾一定是堕落，一定会掉到低潮。所以修行人对待这些事，任何时候都要平稳自己的情绪，这很重要。所以祖师说，祂在八岁以前、甚至到八九岁的时候，有各式各样境界显现，也从这些境界中开启了莲花生大师所埋藏的伏藏，以及一些可以开启伏藏的征兆。

由于这些境界非常繁多，有些是梦中产生，有些是直接在眼前显现，有些甚至感觉就像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一样，所以有时梦境与现实变得无法分辨。祖师就说，这段期间祂觉得有点可惜——可惜什么呢？祂说，如果在这个阶段有一位上师特别指导祂，教祂如何把这样的状态导入正道，也许祂能有很多开启伏藏法的机会、能提升修行能力，应该可以利益到很多众生。

但当时因缘环境不具足，一方面也是众生福报不够，最终导致这些境界与预兆渐渐消失。它对这件事感到有点可惜。之后，前面说过它家人没有固定居所，会来来去去在好几个地方游居。

有一次，它们去住到一个叫「固」的地方。在这个地方，祂也不断努力维持修持与禅坐；因为精进不懈，内心有很多证悟渐渐提升，尤其对空性、对佛性的理解更加深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有一次梦里，祂的前方显现出本初佛普贤如来的身相。

但祂形容说，祂只是认知到这个对象是普贤如来，实际上境界中看到的普贤如来并不是佛像的样子，也不是唐卡上画的样子；祂说自己只是认知到这个身相，实际上并没有形象、没有任何可以执取的境界、没有可以描述的形体，却是非常清晰、非常明了地显现在眼前。并且普贤如来的自性中自然显现出声音，说了一句：「奇哉普贤如来，普贤普贤如来无祂，即自觉智明现，轮（涅）中不分别，取语于自心。」

」听到这些话语后，祖师才缓缓从境界中醒来，内心产生很多非凡的体验。上一堂课也提过，祂很小的时候内心就已经想起过去世得到的大圆满直指心性的口诀，并且内心一直长期地密修这些大圆满教言口诀。所以也可以说，这个梦境的显现，就是祂自己长年累月修持所得到的一个印证。

但我们知道，普贤如来是法身佛，法身佛其实可以说没有任何景象——祂不是一个神明，不是一个对象，真正的普贤如来没有任何形象。我们所看到那个裸身蓝色的形象，是一种寓意的表征。因为直接说法身佛无遮、无相、无色、无味，没有人能理解，大家可能会把祂想得跟空气一样、跟风一样，或想成一种飘渺虚无的感觉。

但普贤如来所代表的，是超越一切二元对立、超越一切世俗，是我们内心深处最圆满的佛性的一面。所以真正修大圆满的成就者，很多时候修到后面，反而变得好像没有什么境界、没有外在显现的神变。有时候一些咒师显现的境界、神通还比较多，反而是大圆满的成就者，很多一辈子都不显现神通或境界。

因为祂们的心已经安住在非常寂静、非常圆满的空性境界当中，没有任何瑕疵和造作，也不需要造作；这时外在显现的神通境界对祂们来讲没有必要，也不屑。甚至在临终圆寂的时候，也不一定会产生一般所认为的那种寂灭瑞兆——这都是祂

们可以自己控制的。所以古代也有一些大圆满成就者会开玩笑说：「我要不显现任何成就的迹象，我要像一条死狗一样、像个凡人一样地死去。」

」过去很多大成就者用这种方式，来体现他们对世间的驾驭能力，以及对空性证悟的非凡境界。这大概是祂八九岁到十岁之间的一些体验。在《掌中莲花》里提到，到祂十岁之初，智慧开启，所以跟一些学者辩论，把这些学者辩得哑口无言。

祂提出一些佛法上的问题去质问当时有名的学者们，结果没有人能回答，很多人被祂的智慧折服，都感到非常羞愧、不敢面对祖师。祂当时是比较开心的，但后来长大回想，觉得这样不对：这些学者只是在某些教理上理解得不够深，可祂们的学问、祂们的持戒各方面都很好，没有必要故意让人下不了台、让人没面子。祂后来对这件事感到很难过，常常为此忏悔。

我看仁珍才旺诺布好几个不同版本的传记，每一次提到这件事，祂都是忏悔，都说感到非常难过，认为这是一个过失。这就是菩萨对微小的不善业也丝毫不放过，代表祂们内心境界非常清净，对利益众生的大事非常尽心尽力，而不是为了彰显自己的能耐、彰显自己有多高尚。所以看，就算是已经达到登地的大成就者，也时时刻刻在反省自己、忏悔自己所造的恶业，更不用说我们一般凡夫。

我们应该效法祖师，时时刻刻观照自己的恶念、努力去对治。这些恶念，不是说我完全不理睬、不去努力，祂就自然会没有的。有些人看不起断恶行善，觉得「我修大圆满就好、我修空性就好」——但如果我们对内心的驾驭、对善恶业的驾驭还做不好，修密法有时反而是一种危险。

就像巴珠仁波切说的，如果内心没办法驾驭、没办法以如法诚恳的菩提心去摄持，一个本尊法修到后面，本尊会变成魔。所以不要把忏悔、反省当成一个无所谓的、低级的修行方式，或者不喜欢反省自己——这都是不对的。一直到成佛以前，我们都要时时刻刻忏悔、反省。

只有时时觉察、认知到自己的作为和意念的流动，才能更好地驾驭自己的内心状态。这些都是很简单、听起来不怎么样的道理，但我们常常忽略、不重视，所以

修法时才常常没办法产生相应。后来祖师十一岁的时候，又一次在梦中来到莲师的净土——铜色吉祥山。

祂当时看到一座非常巨大、高耸的红岩山，就是莲花生大师净土那座山的样貌。很多书里都记载，这座山分上下两层：下层是过去莲师去罗刹洲调伏罗刹之后，所幻化留存下来的、属于世间的净土，在这个净土中，莲师化现为九头罗刹王来调御降伏罗刹鬼，让祂们不再伤害众生；而山峰顶上是另一个境界，是清净的净土，像无量宫一样，有莲花生大师与佛母、二十五大弟子、一百零八位伏藏大师等无量无边的莲师眷属、大菩萨居住。

祖师梦中来到这里，一看到这座山、这个环境，马上就认出这是莲师的净土，非常开心，心想我要赶快去拜见莲花生大师。但这座山周围被汹涌波涛的大河所环绕。祖师东找西找，都找不到一条通往红岩吉祥山的路径，感到非常难过沮丧。

就在这时，莲花生大师和益西措嘉佛母感受到了祂的虔诚与难受，瞬间幻化到祂面前，给予加持与安慰，也建立起了深厚的缘分。莲花生大师真的是非常特别的一位佛菩萨，尤其对我们南瞻部洲的众生有特殊的因缘。不说其他书里提到的功德，单看我们周遭很多人，常常在还不了解密法、甚至不了解藏传佛教、也不了解莲师的情况下，因为看到莲师的样貌、或听到莲师的咒语这种非常微小的机遇，就在梦中梦到莲师示现加持；或者梦里当时不知道是莲师，出现的是一个老喇嘛、或一个国王、或一个生活中认识的长辈的样子，然后给予加持，并告诉祂「我是莲花生大师」。

有非常多人都有这样的机遇。所以为什么那么多成就者一再赞叹：末法时期的众生、南瞻部洲的众生，都应该虔诚修持莲师的教法、以莲师为本尊。因为祂对我们现在、对我们身处这个环境的众生来讲，加持最迅速；祂跟我们过去世有非常深厚的缘分，加上祂的发愿，所以我们修莲师、跟莲师相应是最快速的。

并且莲师是精通一切小乘、大乘、密乘的大菩萨，在修行阶段遍拜了无量无边的佛菩萨，并且把无量无边佛菩萨的境界都无碍地证得了。所以很多成就者也讲，修一个莲师法，能够遍修无量无边的本尊。同样在宁玛派的修持里，如果修行时对

本尊身相或所修对境不知道怎么观想、观得不清晰、没办法理解，全部用莲花生大师来代替，就都能通达、都能相应。

所以莲花生大师就是这样殊胜的佛菩萨，我们要养成每天不间断向祂祈祷的习惯。祖师在《三谷妙药》里记载：那一年，祂到了上师身边，当时有一位叫居美的宁玛派上师，来面见贝玛德钦林巴大师，并向大师讲述自己修行的一些情况。祖师就在旁边听着两位大成就者阐述这些修行境界，以及如何安住内心、调伏内心的口诀。

祂听得津津有味，并且在听的当下就融会贯通，透过祂们所讲的内容反复修习、体悟。后来祂就因为这样一个际遇、得到这些口诀之后，很快透过这些修持技巧产生了非常坚固、平稳的禅定。所以我们常说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」。

现在环境不同了，所谓「近墨者黑」也不只是指不好的人，还包括我们所用的电子产品里所发出的那些资讯内容。我们要常利用现在的高科技、便捷方式，多看一些正向、如法、正确的佛教教授与指导；也许当下没办法理解，但看了之后，内心会跟这个法种下一个种子、结下一个缘分，这对未来绝对有帮助。还有，在上师指导时，有时感觉好像上师是在跟别人讲修行的指示，但我们在旁边听的时候，也要满怀恭敬地听，一定会对我们所有人都有所启发，这是确实的。

除了《三谷妙药》，其他传记里也一样提到：仁珍才旺诺布承认，祂在听居美大师与贝玛德钦林巴大师之间的对话时，得到了很多受益，产生了非常稳固的境界。而那一年，祂也因为跟随贝玛德钦林巴大师，得到了《空行心要》的口诀，以及一些灌顶传授。这在《掌中莲花》里也提到，祂说：「十一岁那年，我跟随如生命般的导师得到了《空行心要》的口诀，全部无余地吸收，并接受了其他的灌顶和传授。

我了解了万法为空，证悟了一切虚幻无实。」「并由此达到很高的境界。此生我虽然没有什么能力，但得到过去前世的本尊以及上师们的加持，得到了强大的能力——能降伏心跃、夜叉、天龙八部、魔鬼、玛莫等世间鬼神的能力，而祂们都畏惧地向我献上了自己的命要。

」这就是我们之前常提到的：不用担心修行当中被鬼神打扰。很多人会说「我这样修不能讲」「我修这个会被魔王、鬼神干扰」「会有魔王来阻碍我」——这个想都不用想。魔王魔鬼的境界比我们高太多了，他们本身要达到祂化自在天，至少也是四禅、五禅定、五神通的境界，就更不说福德资粮的差距。

如果我们真的达到相当高的境界、得到魔王魔鬼想来干扰的时候，那时也根本不用担心，因为那时已经有降伏这些妖魔鬼怪的能力了。所以从以前到现在，很多修行人常说「我有鬼神侵扰的问题、冤亲债主侵扰的问题」——这大部分都是自己的错误观念。但自己的错误观念也别去带给别人。

现在网络上还是有很多人用这种方式讲，然后有些人就害怕，一害怕就不修了、不做善业了：怕做了会倒霉、怕被鬼缠身、怕冤亲债主来讨债。这些其实都是不好的邪见。所以我们要明白：真正正确走在修行路上的人，不用担心魔王魔鬼的危害。

凡夫阶段它们根本不屑理我们；真到了它们想理我们的阶段，我们已经有降伏它们的能力了。所以这件事根本不用担心。就像祖师达到很高的阶段之后，这些鬼神、夜叉、罗刹女等自然而然聚集过来，向祖师献上自己的命要。

有人说释迦牟尼佛快成道以前，不是有很多魔王来扰乱吗？可那时候的佛陀已经是七地到十地的大菩萨了，境界完全不一样。佛陀不是在树下打坐时还是个凡夫、突然就变成圆满的佛；那时祂已经是非常高的证悟境界、是登地大菩萨了，所以魔王在那时来扰乱是正常的。

好，我们先休息十分钟，再继续讲。我们继续。《掌中莲花》后面讲到，十二岁之后，祖师去亲近了贝玛德钦林巴大师的弟子（或大师本人），从那里得到了《密集金刚》《大幻化网经》以及《吉祥秘密经》《秘密藏经》的灌顶；另外也接受了全部的伏藏法、以及热那林巴完整的灌顶和口诀。

所以可以说，贝玛德钦林巴大师整套完整的伏藏法传承，祖师在这个时候都已经得到了。贝玛德钦林巴大师住世的年代跟仁珍才旺诺布有点重叠，他人生最后一段时间，刚好是仁珍才旺诺布出生、幼年的这段期间，所以祖师有幸在祂们还在世

时得到这些亲传。并且祖师说，祂在这段时间已经完全脱离了儿童那种幼稚无畏的状态；对于接受传法与学习，祂能够非常安稳地坐着、全神贯注地聆听这些法教，并且没有任何遗漏。

这也不是被任何人强迫，纯粹出于祂自己的信心以及对佛法的渴求。我们要知道，祖师这么小就能有这样的作为，是因为祂对佛法的尊重，对佛陀所讲的轮回以及人生的痛苦有坚定的信心与信念，所以能专心一意在佛法的大海中畅游，不被其他境界所转。但对我们现在凡夫来讲，很多时候修了几十年，也很难在一堂课当中全神贯注地听讲，大部分是表面听得很仔细、内心却一直想东想西。

所以很多时候上师的开示、教授，大家会觉得「听不清楚」「听不懂」「听了会忘记」——因为我们没有全神贯注、不习惯专注在一件事上。这真的不是成就者天赋异禀，而是对法的敬重与在意。虽然我们现在还做不到祖师那样的程度，但每一次听上师开示，一定要尽量很敬重地去听。

传记后面，《掌中莲花》说：十三岁的时候，祂住在吉隆的僻静处。那年四月八日，由贝玛德钦林巴大师传授所有经续的要义，以及大圆满基、道、果的种种解释，各种生起次第、圆满次第的灌顶，并开示三昧耶戒、胜义菩提心以及一切三昧的宗义等。所有前行、正行、结行，完善的生起次第、圆满次第，以及整个大圆满的传授灌顶都圆满了。

《三谷妙药》里也提到：十三岁那年，蒙大悲根本上师贝玛德钦林巴大师非常详尽地给予大圆满教授，从暇满难得、死亡无常、轮回过患、解脱利益，一直到皈依、发心、三殊胜，到金刚萨埵的不共瑜伽，都完整地给予指导。其他传记也全都提到这些事。在把完整的修持次第全部传授给祖师之后，贝玛德钦林巴大师又赠送了祂茶叶和一个铜茶壶。

这一方面代表贝玛德钦林巴大师已经毫无保留、没有任何私藏地把所有佛法要义传给了仁珍才旺诺布。藏传佛教里，茶壶本身也是很好的象征物。上师赐给弟子的，常有坐垫、茶壶、金刚铃杵等；很多祖师传记里都提到，上师对弟子传法、认可祂的境界、或鼓励祂日后荷担如来家业的责任时，会给予这种象征性的物品。

从这里也看得出来，因为贝玛德钦林巴大师在仁珍才旺诺布还没长大、还未成年之前就已经圆寂了，所以祂在祖师才十三岁的时候，就把整套次第圆满的教法全部传授给祂，已经表示祂预知到自己的死亡时间，想在这之前先把法门都传给祂。所以这里也看得出，祖师大德并不是像武侠小说里那样，一个师父带一个徒弟，寸步不离、一点一点地修，修到很高境界师父才放手、武功大成——并不是这样。

大部分高僧大德的经验其实跟我们一般人差不多：得到灌顶传授之后，后面就是自己努力潜修。所以在一开始上课传授时，上师常在这种场合讲很多关键的口诀、很多修行中要重视的东西。像我们上师每次灌顶前，都会开示无常、开示发心、开示修行的弊端等。

很多人会觉得「就像聊天一样，听过就好」，甚至趁上师开示的时候跑去上厕所、去讲电话，等后面有灌顶再回来灌就好。但实际上，上师是很用心在教导我们，他讲的这些都是我们修行中会出现的问题和错误，他在一一帮我们指正。因为上师太忙碌，不可能一辈子跟随每一个弟子、把每个人的修行次第一步步监管、一直带着。

对一位根本上师来讲，祂最重要的，就是把整个法门、境界无余地传授，并给予弟子在修持中遇到障碍时能解决障碍、自己化解问题的口诀与教言。这就是根本上师主要要做的佛行事业，剩下的是弟子自己要努力。所以我们不能想「上师给我传的不多」「上师讲得不明白」。

过去的高僧大德也是这个样子，祂们没有比我们得到更多，有时甚至得到得更少——有些高僧大德得到灌顶传授之后，就被根本上师要求去雪山里闭关，一闭好几年才出来。所以巴珠仁波切之前也讲过，依很多高僧大德的想法来看，有时候如果已经得到教法传授、能够自主修行，那么离上师越远，成就反而越大。因为离上师太近，心有依赖，就不会想专注一心修法，会耽误、浪费更多时间，反而不好；相反，离上师越远，心不能懒散、没有上师可依靠，反而会有警惕，知道要专注修行——不然对自己的后半生也没有好下场，反而会有点恐惧害怕，反而更努力。

这样独立修行起来的成就者，他们的佛行事业也相对大得多。当然，这不是说我们拿了教法之后就逃跑、离得远远的再不回来，而是说：在上师还在的时候，我们得到这些传授一定要把握时间去修；修的过程中出现什么问题、跨不过去的境界，再回去向上师请示。要把握这样短暂的光阴。

你看祖师小时候，因为有一段时间跟上师没办法在一起，出现一些境界、状况时没办法好好掌握，所以丢了一些本来可以成就的事情，他自己也觉得很可惜。所以上师在的时候，一定要珍惜这样的机会，这种机会不会一直长存。我们一定要有无常的想法，一定要抓紧。

但是像现在师兄弟跟上师阐述自己修行状况时，有时又讲得太多。修行当然会出现一些梦兆、境界，但这种梦兆境界一般不用全部讲，你只要挑出里面几个比较有代表性、比较明确的；那种模糊不清、不是在梦中非常明晰的状态，其中过程不明确的景象，全部可以省略不计——不管说是佛还是菩萨，只要是模糊的都可以省略，没有什么意义。也不用太专注在梦境上。

更重要的是：你在修行过程当中，自己的心态怎么调整？遇到障碍、跨不过去的心坎怎么调适？这才是更重要、要向上师汇报请示的。

现在用电子设备请示比较多，问题是大部分都围绕在自己的梦境或境界上，太多了，上师也没那么多时间全部听完，听一两个就够了。所以重心要放在对的地方。而且请示的时候，一定要用非常虔敬的姿态和心。

过去很多高僧大德是怎么做的，我们一定要效仿。尤其在法上一定要敬重；修行也是佛法的一种，所以一定要用万分敬重的心来向上师请示。这也是有威仪的：不要跟上师平坐，最好是跪着；阐述时，可以右膝着地、左膝微微举起，双掌握着放在左膝盖上——有点像佛陀时代阿罗汉比丘聆听佛陀教法时的动作。

用这样的威仪来禀告、听受，不管从外在礼数，还是从内在的法缘来讲，都比较如法，也会有比较好的因缘。有时候上师看待我们师兄弟的回答，也会看我们外在的表现。因为我们现在是凡夫阶段，自己的心意、心识往往很容易表露在行为上。

「我内心很虔敬，只是动作没表现出来」——这完全是借口。祖师大德都不会这样做，所以我们也不能找这样的借口。在问法、禀告法的时候，一定要具足威仪。

当然更好的是这时能披着法衣、右膝着地跪着，双掌以安抚的方式放在左膝上，然后仰望上师，或俯首聆听。过去有不同的要求，有些说问答时不能直视上师，有些说要直视上师，但都可以，总之要有适当的威仪，表达出你对法的敬重。就像莲花生大师时代，莲师也常看求法者外在的姿态、它们拿的礼物、它们的动作，来决定要传什么法、要不要传法——这都是一种缘起。

所以这部分是我们常常忽略的地方，希望大家日后都能好好去做到。得到这些教法传授之后，祖师在传记里也提到：当时贝玛德钦林巴大师给它的指导、上课时讲的所有话、给的所有教授，一直到祂长大、中年、老了之后，都完全不曾忘记过。所以后来祂在外面开始传法度众时，传授各种教法，大多都是引述贝玛德钦林巴大师当年上课讲的这些话，以及当年在大师座下实践修持的经验。

这是非常重要的模范，是我们要学习的：我们在讲述佛法要理时，一定要引经据典，一定要依循自己根本上师的口诀与口传内容；不要去阐述很多自己发明的修行境界或自己的思维，那对自己、对大家都没有帮助。现在比较多这种小团体或外面的活动组织，喜欢打坐或做完什么之后，大家互相阐述自己的境界。但以佛法、以真正实修的角度看，这是不好的：凡夫产出凡夫的境界，用凡夫的境界去影响凡夫，没有什么意义。

当然，如果只是为了培养大家对教法、对佛法的欢喜心，这还可以；但如果是要真正修行解脱，这种方式就不太好。总之，祖师说，因为有这样一位上师给予的教授以及实修经验，所以祂对基大圆满、道大圆满等境界，已经达到非常坚固稳定的状态，并且日夜显现融合——白天的禅定与夜间的梦中光明都能无违地融合在一起，达到所谓出定入定无分别的成就。但祂也没有说「我现在很厉害了」，反而说这一切的来源都是大恩上师的慈悲加持，非常感念根本上师当初给予教法的恩德。

祂后面说：「从我八岁到现在，我平常都以非常清净的信心，向我的这位贝玛德钦林巴大师、向我尊贵的导师请教佛法，并把这一切都铭记于心，不让祂像倒在镜子上的水一般流失殆尽。」所以我常在很多教授里讲：一个好的弟子要像一个好的容器，能承接上师所有的教言甘露，这很重要。如果像一面镜子，光滑的表面上水一倒进去就全滑走、留不下来，那就没什么作用、白费时间。

祖师后面又说，在祂的认知里，上师的一切行为，祂都能把祂看成是一种教法、一种指示、某种预言。过去很多解释里也都提到，对上师要有清净心，就一定要相信上师的所作所为一定有用意。《入菩萨行论》里提到，一位达到登地菩萨果位的成就者，祂所有的行为都不是没有意义的。

从反面的例子讲，众生的行为几乎都是塑造各种烦恼的缘起；而达到登地菩萨果位时就相反过来，一切行为无一不是利益众生。所以这不是要我们过度地、虚幻地认为「我上师所做都是对的、所想都是对的」，一直强迫自己、象是一种庇护自己的幻想，而是真的要彻底以佛法的义理角度去理解——本来就是这个样子。是因为我们没有去理解佛法里讲的这个意思，才会有内心的矛盾。

祖师后面又说：不再认为上师的这些行为举止是寻常举动，并且祂有一个非常深切的信念——能够为了三昧耶戒随时牺牲掉自己的一切；祂的信心没有任何怀疑，可以把自己所有的身心全部供养给上师。这里也看得出一个成就者跟我们凡夫的差别。我们凡夫会为什么而骄傲？

为自己产生的一些境界、幻想、神通，或别人的赞誉而骄傲、自满、想炫耀。对祖师大德来讲，这些有的没的境界、这些赞誉，对祂们无所谓；祂们最值得讲的，是自己有没有能够为法舍命、为师舍命的信心——如果有，祂们会觉得这才是值得骄傲、令人欢喜的事。这也是我们身为修行人一定要去追求的目标。

神通再多、境界再多，也脱离不了轮回，也利益不了众生；只有能把上师、把三昧耶戒、把佛法放在比自己性命、比自己灵魂更高的位置，有这样强烈信念的人，才有办法成就广大的果报、才有办法利益众生、才有办法承接佛菩萨给予的加

持。好，这些部分希望跟大家共勉，希望我们能守好自己的心，用正确、如法的态度来面对修行。今天就先讲到这边。